

# 是问是答

小土水青

乙巳年八月初一，香港九龙

## 一

昏黄的灯光弥漫在室内的每个角落，饭菜的热气与香烟的烟雾交织，被光线勾勒后缓缓升向屋顶。这是一家旧式餐馆，墙壁与桌椅上留下岁月的斑驳痕迹。好在布置整洁无尘，看得出店主颇有格调，怀着一份复古的情怀。

客人不多，最显眼的一桌坐着两名男子。其一穿着运动服，皮肤黝黑，寸头利落；另一人则着黑白休闲装，肤色白净，额前的黑发微微垂下，宛若两道括号。

「今天你打算吃什么？我还是老样子，青椒肉丝盖饭。」运动装男人开口。

「我也老样子，一条黄鱼，一碗青菜，一碗米饭。」对面的人答道。

「那东西有啥好吃？换我这饭都没胃口。」运动装男人摇头。

话音落下，对面的男人嘴角微微上扬，伸手推了推眼镜。

「那你换成青椒肉丝就有胃口了？」

「辣椒当然有胃口！一口下去，两碗饭不在话下。」

「而我这一口鱼肉，能尝到鲜嫩的香气，还带着一点河水的清甜。与酱汁相融，交织出植物与动物的双重鲜味，自然令人食欲满满。」休闲装男人笑意更浓，镜片弯成两片柳叶。

「真有那么神？我怎么每次都吃不出？」运动装男人满脸疑惑。

## 二

运动装的男人名叫「小五」，另一位则叫「大五」。虽无血缘，却因中学时形影不离，加之一高一矮，并且两人恰巧在家中都排行老五，便被人唤作大五与小五。

他们虽是兄弟般的存在，却在几乎所有争议性问题上意见相左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是一节英语口语课。自我介绍时，小五把「five」读成「法爱舞」，一旁的大五立刻纠正：「尾音应是浊唇齿擦音，不能念成舞。」

「哎呀，随便啦，大家听得懂就行。」小五不以为意。

「听懂不等于正确。学英语就该按英语的方式发音。」

「语言的根本不就是交流？能听懂最要紧。」

「可你的中式口音并不利于交流，你只是图自己省事，这也很不优雅。」

「人人都想着方便别人，那谁来方便我？优雅有那么重要吗？」

## 三

饭菜上桌，桌面弥散着两种气味：青椒的辛烈与黄鱼的清淡。小五大口嚼着肉丝，咔咔作响，像在咬碎生活的倦意；大五则细细挑起鱼肉，蘸汁入口，仿佛在辨认一段久远的旋律。

「你这吃相，太粗野了。」大五放下筷子，语气冷淡。

「吃饭不就是为了不饿？谁管雅不雅。」小五嘴角带油，话语含混。

「不只是饱腹。粗糙的人填肚，细心的人能听见食物的回响。」

「那是自找麻烦。」小五笑，「人活一世，肚子在叫，你还问它要吃意义还是香味？」  
「意义在的，只是你懒得察觉。」大五推了推眼镜，镜片折射出一条冷光。  
小五不语，只闷头大口吞饭。空气沉默，仿佛两人虽同桌，却身处不同的时空。  
饭毕并肩而出，石板路上脚步敲出错落的节奏。小五点燃一根烟，白雾在夜色里旋转。大五忽然开口：「还记得那节口语课吗？」  
「记得啊。」小五吐烟，「不就是个‘five’，我读成‘法爱舞’，别人也听懂。」  
「可听懂不等于正确。声音是门槛，差之毫厘，意就走样。」大五冷声。  
「走样又如何？能过桥就是桥，管它石木。」小五哼了一声。  
「一个音若模糊，就像鞋里总有沙子。」  
「我饿时先顾饭粒，谁还管鞋里几粒沙？」  
风吹动电线，嗡嗡作响。小五的烟雾随风散去，大五凝视着它，仿佛在看一种无法容忍的懒散。  
「你贪省事，可久了，人会迟钝。」  
小五咧嘴一笑，白牙闪亮：「那我宁可迟钝些，也不想和自己过不去。」  
路灯下的影子被拉长，像两条背道而驰的轨道，却仍绑在同一片地面上。

## 四

虽多有分歧，两人仍维持着「和而不同」的默契。大五好走南闯北，镜头下有金黄的麦田、辽阔的山海与雪国的风光。小五同样爱旅行，甚至一次团体活动中，替大五报了名。  
他们到达一座山城，舟车三日。这座山城的石阶湿滑，晨雾氤氲，青苔沿着石缝攀附，偶尔有游客擦肩而过，留下鞋底湿印。小五走在前头，手机举得高高，不停对准自己和背后的古桥、山谷、茶馆门楣。快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他嘴里还嘀咕着：「再往左点，再往右点，这样才像博主拍的那张。」大五慢了半步，双手插兜，脚步沉稳。他偶尔停下，把目光投向雾气里的群山，注视云雾从山谷间翻卷而出，像一条缓慢游走的白蛇。他并不举相机，只安静看，想要让这景色与呼吸一同刻在体内。  
「你拍这么多，真能记得住？」大五问。  
「有照片在，当然记得住。」小五低头滑屏。  
「可这些，是你自己看见的，还是别人替你安排好的？」  
「我自己站在这儿，自己按快门，怎么不是我的？」  
大五淡淡道：「角度抄的，姿势学的，路线搬的，文案抄的。你说，还有几分属于你？」  
小五愣了片刻，却又举起手机，大笑：「至少有我的脸。我的脸在这里，就是证明。」  
大五望着他，嘴角几不可见地动了一下：「可一张抄来的脸，能证明什么？」  
石阶上，雾气愈发浓厚，游客的喧嚣声逐渐远去，只余松涛低低轰鸣。小五忽然收起手机，盯着大五，语气里透出压抑的冷意：  
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才算真的？什么才真正算是我自己的？」

## 五

夜行列车穿过旷野，铁轨轰鸣，宛如一首无尽的鼓点。车厢昏黄的灯忽闪忽暗，映出乘客各自低垂的影子。小五靠在椅背，撕开一袋花生，嘎嘣嘎嘣嚼着，壳随手丢在脚边。大五却直挺挺坐着，眼睛盯着漆黑的窗外，神情像是陷在某个看不见的深渊。  
「你就这么盯着黑？」小五讥笑，「外头啥都没有。」  
「正因为没有，所以才像真相。」大五低声。  
「真相？你又来这套？」  
「列车奔跑得快，可除了轨道方向，什么也决定不了。人生亦然，前行注定，归宿注定。我们拼命奔忙，不过是换个车厢座位。」  
小五一愣，随即冷笑：「想这么多有啥用？饿了还得吃，困了还得睡。真相能当饭吃？」  
「吃饭是虚妄。填饱一时，终归空虚。若终点写定，多余动作只是拖延。」

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」小五嚼碎花生，脆声作响。

大五未答，盯着窗外。灯光一闪灭又亮，影子在窗上扭曲成模糊的轮廓。

小五靠在椅背，缓缓说道：「既然终点注定，宇宙归于混沌，列车不可回头，那不是更说明当下的体验才最重要？」

## 六

毕业后，两人各奔异城。虽多年未见，大五常在闲暇时忆起小五。虽然这么多年和小五的争论不断，可若无问，便无答。若无此刻的答，也不会有下刻的问。

一次出差，两人得以重逢。见面握手时，彼此愣了片刻，仿佛确认对方仍在。短短几日同行，往昔争执与影子层层浮现：饭桌的对话、课堂的纠缠、街角的烟雾、车窗的黑夜……像是这些年只是一次短暂的散场。

归途车上，夕阳烧红天幕。小五笑着说：「你看，那不是一条鱼？那边的，像伸爪的兽。」

大五瞥一眼，目光冷淡：「不过是云。风一吹，什么形状都有，转眼即散。」

小五不语，嘴角却挂着若有若无的笑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仿佛霞光透过指尖流淌。大五看着他，眼神一瞬迟疑，低声问：

「若真只是幻影，你看它做什么？」

车驶入熟悉的巷子，万家灯火次第点亮。小五减速，望着被黑暗吞没的天空，忽然反问：

「若真只是幻影，为何我偏要看？」

## 七

风刮倒树，叶落随露；河依山川，鸟衔桂枝；日月交替，花果轮回。

世界从未停下，无数乌托邦因此滋生。它们追逐、撕扯、重叠，再度破碎。

冲突不可避免：一声言说真实，一声质疑虚妄；一个不断追问，一个不断回答。

那么此刻，是谁在问，又是谁在答？

## 八

夜色沉静，大五独自走进旧屋。昏暗中，墙角的镜子覆着灰，影像模糊。他拂去灰尘，玻璃闪出微光。镜中人影初看陌生，眉目仿佛另有其人；盯久了，却与自己重叠。灯光一闪，仿佛两人并立：一个冷漠，一个热烈；一个言说真实，一个追逐幻景。大五凝视良久，唇角微动，似欲发问，也似欲回答。声音终未出口，只余沉默在镜面回荡。

自我之像，犹在镜中。是问，是答，亦是问亦是答。